

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赋权与乡村振兴 主体角色协商

邱 蕾^{1,2}

(1.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广西 来宾 546199)



摘要 以18位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和整体性赋权的解释框架,分析其乡村振兴主体建构中的赋权策略与赋权逻辑,并从主体建构、主体作用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青年返乡创业的赋权具有多层次性和整体性特征,具体包括个体赋权、组织赋权和制度赋权三种策略。其整体性赋权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发展,通过个体赋权激发返乡创业能力实现主体权能重建;通过组织赋权实现自助与互助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通过制度赋权搭建支持网络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遵循整体赋权逻辑,返乡创业青年可以实现其乡村振兴行动从个体主体到群体主体的身份转变。

关键词 乡村振兴; 返乡创业青年; 整体赋权; 主体实现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4)02-0048-10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4.02.005

人才问题和城乡要素流动问题是乡村振兴的两大挑战^[1]。其中,人才问题是关键,由于人才质量、数量双不足,直接影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发挥效用和农村产业的升级,制约了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和乡村文化繁荣。虽然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队以及驻村第一书记等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人才不足问题,但是这些远远不够。《“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将壮大主体人才队伍作为目标任务,凸显了新阶段乡村振兴对人才力量的巨大需求^[2]。

近几年,返乡创业人才异军突起,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国内第一产业人口占比由2021年的22.87%上升至24.08%。返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相较2021年增加100万人。《“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500万人,其中农村创业带头人100万人^[3]。各类返乡创业人员中,从事电商相关领域创新创业的占50%以上^[4]。返乡创业群体主要由拥有5~8年在外打工经历的“80后”或3~6年在外学习深造的“90后”青年组成,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或者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退役军人等^[5]。返乡创业不仅能够带动科技、项目、资金等资源要素下沉乡村,推动农村电商、休闲农业等农村新业态蓬勃兴起,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要素、新动能、新活力^[3],而且还能够带来新思维、新技术和创新能力,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升级,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乡村生活品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6]。然而,关于返乡创业青年能否成为乡村振兴新主体,学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青年返乡创业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如资金压力、市场需求、创业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以及因务工、求学等被迫长期与故土脱嵌,在乡村生活中缺场,而导致的主体性“双重缺失”,难以成为乡村振兴主体力量^[7]。

返乡创业是返乡主体的一种经济行动选择,返乡不仅仅意味着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变化,更意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责任视角下网络意见领袖传播效能的实证评价”(18BXW111);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新媒体时代广西新闻传播的后真相现象研究”(2019KY0858)。

味着从城市主体到乡村主体的职业身份变化^[8]。返乡创业青年实现乡村振兴新主体的身份转化,理论上需要个体主体的实现和群体主体的带动两个方面的联动效应。赋权理论认为,赋权是一种参与的过程,是将决策责任和资源控制权授予或转移到那些即将受益的人的手中^[9]。赋权的过程是选择和行动自由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动主体不断获得能够影响生活的决策权力和对相关资源的支配、使用能力^[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返乡创业青年乡村振兴新主体角色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获得赋权和再赋权的过程。

基于此,本文以18位返乡创业短视频主播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深度挖掘案例中返乡创业青年的赋权策略,并试图从整体性赋权角度观察返乡青年从个体主体到群体主体转变的过程,进一步分析其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回答返乡创业青年何以成为乡村振兴新主体的问题。

一、理论切入

1. 个体赋权

赋权也为增权、充权。1976年,美国学者Solomon在其著作《黑人增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区》中首次提及赋权理论^[9],之后赋权一词逐渐引起学界关注,成为社会工作实务中一个重要观点^[10]。美国《社会工作词典》把赋权增能解释为主体提高能力,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从而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11]。Solomon将无权定义为“缺乏技巧、知识或物质资源以及情绪管理能力,以致无法令自己满意地有效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9]无权即主体没有能力运用资源实现目的。赋权理论强调个体赋权。赋权理论认为,当个体缺乏运用资源、知识和技能解决个人问题或适应环境的能力时,就会陷入权力缺失的状态。赋权的根源包括自助、互助和自我意识提高三个方面。个体赋权侧重于激发个体的潜能,使其具备独立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能力。对青年返乡创业而言,从资源、权力以及能力方面获得个体赋权非常重要。然而,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传统的单一维度的个体赋权很难激活返乡创业青年的群体能量,形成返乡创业整体的支持合力。

2. 整体性赋权框架

“整体性”一词源自公共管理领域的“整体性政府”和“整体性治理”。在新公共管理时期,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盛行以及由此引发的治理碎片化现象直接促使了整体性治理的兴起^[12]。与传统的赋权理论将权力视为一种固定、集中的实体,由特定个人、机构或体系掌握和分配不同,整体性赋权理论认为,权力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多维的现象,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维度上形成和发展的,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机制被激发、培育和建构,可以源自个人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也可以来自社会地位、资源和网络的积累^[13]。整体性赋权强调个体、组织和制度之间相互依赖和递进赋权的关系。首先,个体在整体性赋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个体赋权的意义在于提升个体能力和表现、激发动力和积极性、促进发展和成长、增强参与和合作能力,以及增强创新和适应能力。其次,组织赋权能实现自助与互助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其中,自组织的过程可以促进群体成员之间共享资源、知识和技能,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从而共同解决问题、实现共同利益。最后,制度赋权的目的是为返乡创业者搭建一个在经济、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网络,形成立体的赋权格局。

3. 主体性内涵与主体建构的相关研究

(1)返乡创业青年主体性与主体地位。在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农村要素的多元配置下,农民群体出现了职业、收入和消费等维度的高度分化。高帆将我国农民群体划分为五种类型: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等^[14]。返乡创业青年属于离乡离土农民。因此,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和主体地位的基本讨论结论也适用于返乡创业青年。王春光认为农民主体性是一种权益,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收益权和消费权”^[15]。隋德童认为农民主体性权益应该是农民整体或农民集体的权益,而不只属于中坚农民或贫困农民等某一小群体农民^[16]。毛安然认为农民主体地位的内涵是指在参与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中,农民是核心主体^[17]。许伟认为农民应该是乡村振兴多重主体的集合,比如行动的参与主体、成

果的享受主体和效果的评价主体^[18]。

(2)返乡创业青年主体建构。对返乡创业青年主体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建构的内隐逻辑。王维等认为返乡青年从返乡前在心理、空间、行动等层面脱嵌于乡村社会的状态,到返乡后再嵌于乡村社会,这并非是一个天然的过程^[19]。林龙飞认为青年返乡创业是一种经济行动选择,其所呈现的以创业获取货币最大化的策略,隐含着以“家庭本位”为中心的“过好日子”的发展逻辑^[20]。二是主体建构的实现手段。张宇伯等认为返乡创业青年通过新思维、新技术和创新能力,在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升级、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乡村生活品质过程中,实现乡村振兴的主体建构^[21]。王玉玮等认为借助媒介赋权,返乡青年不断激活自身主体性,重拾身份认同,同时也增强了乡村社会的抗逆性^[22]。

二、研究方法 with 样本来源

1. 研究方法

(1)大个案与小个案相结合的方法。个案研究法针对的是“个别”的研究,由于个案研究的数量较少,难以全面地覆盖整体,局限性是其最大的缺陷。为了尽可能克服其局限性,发挥其典型性和深入性的优势,本文采用大个案与小个案相结合的方法,大个案用于整体描述,小个案用于案例分析。

(2)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扎根理论是一种在质化主导的研究中引入量化研究手段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强调在实际数据收集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反复比较、分析和综合,不断提炼和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逐步建立和完善理论体系^[23-24],其对尚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比较适用。现有的关于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赋权的研究还处于“以技术为中心的赋权”向“以人为中心的赋权”的过渡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综述的方式无法涵盖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的赋权策略。因此,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提炼出返乡创业青年的赋能策略。

2. 样本来源

目前,移动短视频暂无确切的学术定义。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视频网站官方出品的资讯类移动短视频,时间控制在几分钟;另一类依托微视、美拍等应用的UGC形式短视频,视频的拍摄者和发布者主要是品牌方或者网民,时间控制在10秒钟以内^[25]。本文指的是使用移动客户端拍摄的时长较短(不超过1分钟)、可快速编辑和分享的短视频。移动短视频是一种互联网内容传播方式,其特性是生产流程简单、视频内容广泛、传播速度快、拍摄门槛低、社交属性强,集生产与分享于一体,可实现随时随地传播。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高速网络的发展,短视频成为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社交媒体方式和产品销售渠道。本文的乡村短视频创业指返乡创业青年借助乡村短视频的创作和推广,获得粉丝和点赞,并以此获得商业利益。为了尽可能地获取返乡青年短视频创业赋权过程的一手资料,2020—2022年选取了30位乡村短视频创业主播,观察相关短视频150场,浏览朋友圈评论近1000条。2022年,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结构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创业史、内容生产、经济效益与乡村振兴带动作用等方面。综合考虑粉丝量、影响力、跨地域、带货量等方面的因素,采用大个案与小个案相结合的方法,选取13位短视频主播作为大个案和对5位主播的深度访谈作为小个案。选取的18位返乡创业青年均来自农村地区,他们都有比较稳定的粉丝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三、整体赋权:返乡创业青年的短视频赋权策略与赋权逻辑

1. 多层次赋权策略

本文基于调研的18位返乡创业主播的相关资料,运用Nvivo20质性分析工具逐级编码,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三个阶段,完成返乡创业青年赋权方式的提炼。在分析过程中,选取13位返乡创业短视频主播的信息资料、访谈记录用于完成三级编码,剩余5份访谈记录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开放式编码结果和主轴编码结果见表2~3。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代码	账号名称	所在平台	粉丝数量/万	内容	所在省份
1	湘乡菇凉	抖音	124	湘西妹子的农村生活	湖南
2	三娃在农村*	快手	83.8	农村生活日常	安徽
3	阿龙是大侠	快手	109.9	推广其他ID农村生活	河南
4	卷心菜	哔哩哔哩	17.4	农村日常生活及美食分享	河北
5	苗阿朵	抖音	92.2	农村美食分享	湖南
6	湘妹湘味	快手	46.6	推广乡村美食及销售	湖南
7	WT豆花花*	抖音	194.5	推广乡村美食及旅游景点	陕西
8	川乡小甜妹	抖音	557.8	日常生活及食品销售	四川
9	wuli红梅	哔哩哔哩	5.9	日常生活直播及带货销售	湖北
10	振兴研究院*	抖音	22	日常生活及农产品销售	河北
11	新农小达人	微视	15.9	农产品销售及乡村文化传播	河南
12	美哒哒	微视	9.4	推广旅游景点及农产品销售	广西
13	游游在路上*	快手	18.8	推广旅游景点	湖北
14	凤栖梧	微视	93.6	乡村民歌分享	湖南
15	麦香农场*	抖音	51.7	返乡创业种水果及销售	陕西
16	十〇农夫	哔哩哔哩	116.8	乡村搞笑视频创作	山西
17	搞笑泥石牛	微视	340	乡村搞笑视频创作	甘肃
18	阿鲁街坊	抖音	8.7	日常生活及成衣制作与销售	山东

注: *为访谈对象;样本进行了学术化处理。

由表3主轴编码结果可以看出,短视频返乡创业的赋权策略包括个体赋权、组织赋权和制度赋权。个体赋权使返乡创业者获得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农产品销售技术和市场能力,从而更加灵活地应对当地的情况,根据个人经验和洞察力做出决策;组织赋权强调成立自组织、与社会组织互动和得到政府支持的重要性,其目的是赋予创业者更大的集体力量;制度赋权关注的是在政策和法规层面上为返乡创业提供支持和保障,包括制定有利于创业的政策、提供财政支持、简化创业流程等。

2. 整体赋权逻辑

返乡创业整体赋权过程可以表述为返乡创业主播以短视频技术作为乡村振兴的介入手段,借助新媒体平台和技术的支持,获得了与一般创业者不同的创业能力,由此产生的激发效应提升了其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和农产品销售能力;自组织的成立以及与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协作和互助;政府以制度赋权的方式,为返乡创业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创业环境。

(1)个体赋权:激发返乡创业能力实现个人主体权能重建。首先,平台算法介入。短视频创业的首要步骤是加入短视频平台,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类平台是一种以短时视频内容为主的在线发布平台,但平台背后隐含着一个追求商业利润和经济效益的数据算法^[26]。一方面,短视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视频编辑和分享功能,积极参与这些平台并利用其算法权力,可以更迅速、更出色地扩展传播渠道,形成强大的传播网络,从而提高粉丝和用户黏性,实现粉丝流量变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形式,短视频能够对场域内的其他权力形式产生放大效应:如果某个热门话题在短视频中得到广泛讨论和传播,那么短视频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该话题的影响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就是无意间拍了个视频,那播放量一下子上了几万,而且那会儿还是抖音刚起步的时候,我拍了之后播放量一下子就起来了,下面好多评论都问我这个豆花泡馍的店在哪”。(访谈记录:20220725)

其次,创业能力激发。乡村短视频以宣传地方特色的人文、地理和乡村生活为主,其创作素材获取的关键在于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如特色景点、传统工艺、文化活动等。在乡村短视频创业中,市场变现能力具体体现为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农产品销售等技术和市场能力。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让短视频充分展示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吸引力;信息识别能力使创业者能够更好地

表2 开放式编码结果

范畴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
短视频销售的好处	短视频销售价格高	用短视频销售农产品,价格跟平时比会高一点
	使用区域共同品牌	在我们家周边的特色农产品都用一个共同品牌,知道的人多,买的人就会多
	物流便利	现在村村通后,物流车可以直接到村,运货送货挺快的
	交易成本低	村里有好几个快递点,选择多,物流价格低,花不了太多钱
短视频平台销售政策	了解短视频平台	对短视频平台的运作方式,知道一些
	了解短视频平台政策	平时很关注平台的奖励政策和支持政策
	学习短视频平台规则	短视频平台流量奖励规则、销售扶持规则经常变动,不掌握这些规则会错过很多机会
短视频内容生产能力	素材选择与把握	我拍一些乡村美食制作的视频,会经常打听家乡有哪些特色菜,观察其制作全过程
	掌握拍摄和剪辑技巧	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学习或与朋友交流各种短视频拍摄和剪辑技巧
	熟练使用电子设备	家里人都能熟练地用手机、电脑
	查询数字信息	遇到一些问题,就会去网上查一下信息,看看能不能查到
短视频销售信息处理能力	理解农产品信息	地方特色农产品背后都承载着文化信息
	利用信息推销农产品	在网上搜到有价值的信息,就会试试用在提高销售上
	判断信息真伪	看多了,基本上能分辨出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与社会组织互动	与各种社会组织交流	通过合作社与一些来访企业交流
	加入交流咨询群	我有很多微信群,群里大家经常讨论问题,请教专家
	共创交流群	周边一些拍乡村短视频的同行会自发组织各种交流微信群
	容易获取销售信息	哪些农产品好卖,大家聚在一起聊聊能知道的差不多
政府支持	短视频培训	村里会组织短视频培训,很多年轻人会去听听
	资金、政策支持	政府比较支持返乡创业,提供了一些资金、政策,给了挺多便利
	创业就业培训	镇上、县里经常有创业、就业的培训班,很多年轻人就是参加培训才了解短视频创作的
	宣传推广乡村电商	我们村里对短视频电商这一块宣传还挺多的,村里干部也经常动员
	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都是社区志愿者,会经常参加社区公益活动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内涵
制度 赋权	政策话语	对短视频创业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奖励政策和宣传政策
	政府支持政策	提供一系列就业创业政策和发展机会
	法律保证	通过相关法律制度保障返乡创业青年的权益
组织 赋权	成立自组织	与同行自发组织各种交流微信群
	与社会组织互动	通过微信群、APP加入多种社会组织,获取各类信息
	政府支持	政府组织各类培训,提供资金、政策支持
个体 赋权	短视频平台支持	得到平台的推广和支持,能够很快获得可观的粉丝
	地方文化资源利用能力	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短视频素材选择
	信息识别能力	辨别农产品需求信息真假、用户体验的反馈信息
	农产品销售能力	利用短视频进行农产品销售

了解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优化创作和推广策略;农产品销售能力能够将短视频与农产品销售结合起来,实现短视频创业的稳定盈利。“刚开始我并没有找到吸引人的拍摄素材。后来,我查阅了县志和历史档案,整理出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传说,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地方地理特色元素,成功拍摄出几处户外探险和生态旅游的线路。2022年4月,开始与县旅游局合作,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探险,带动了家乡的旅游业发展。”(访谈记录:20220715)

最后,个人主体性能重建。个人主体性能主要包括经济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两个方面。经

济主体性是指在乡村经济活动有没有主导权,能不能自己处理经济活动,是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获益者。社会主体性是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角色,也就是在乡村社会中的话语权。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乡村,村庄社会关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通过人情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面子、信任、规则左右着村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活动^[27],经济主体性的缺失与社会主体性不足直接相关。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建立起一种与乡村生活粘连的媒介界面,通过虚拟空间中的归属找寻和乡土情感连接建构同一性,弥补现实身份建构的困境,完成对自身模糊不定的身份调适,建立起“近乡土”身份,在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同中,塑造社会主体性。利用短视频将乡村资源要素关系嵌入乡村社会场域,有机联结起来场域内农户、企业、合作社,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建立一个开放的网络共同体;同时,利用新媒介技术促进共同体成员间信息、知识、技术的交流、传递与共享,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关系,在促进农户的不断增收中,塑造经济主体性。返乡创业青年通过社会主体性和经济主体性的塑造,实现了返乡创业主体性权能的重建^[26]。

(2)组织赋权:实现自助与互助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在返乡创业青年赋权实践中,处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赋权只是整体性赋权框架中的第一维度。在“差序格局”的乡村社会环境当中,资源占有取决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共同存量^[27],尤其是对接外部资源的社会资本存量,因此单纯的能力提升和主体性权能重建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变。在返乡创业初期,由于社会关系缺乏、资源占有量少,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市场的获利预期^[8],限制了返乡创业青年增加收入的能力,也抑制着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如何打破单一维度的赋权方式,使权力内化于返乡创业的青年个体,这才是赋权的关键。而组织赋权强调发挥团体力量在解决个体问题中的作用,特别突显了对个体的庇护和协助功能。一是成立自组织。基于共同利益诉求,返乡创业青年在乡村短视频制作中形成了多个松散的自组织群体,如视频剪辑群、拍摄群、农产品直播群、供货及物流群。他们通过这些自组织,在有限的范围内共享社会资源。在访谈中,18个访谈对象就有13个表示参与自组织前后个人状态完全不同。“记得刚回乡创业的时候,不知道干啥,内心焦虑、彷徨。加入短视频返乡创业自组织后,个人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经常联系、分享短视频制作经验和体会,一起探索着乡村发展的道路,有时候也相互支持和帮助。我还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拓宽了自己的眼界,也结交了一些乡村创业领域的专业人士,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现在已从焦虑和孤独中解脱出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平衡和幸福感”。(访谈记录:20220714)

与已确定的政治性权力不同,赋权概念中所指的“权力”是一种掌控的能力,这并非是自然存在的,而是在群体成员的互动中产生的。赋权所强调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协调关系,其中包含着互惠、权力共享以及共同分担困难等元素。自组织培育,让返乡创业青年建立彼此支撑的伙伴关系,当他们身处困境和面临问题时,开始能以“我们”而不是“我”存在,从而获取稳定的群体支持^[28]。二是与乡村社会组织互动。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出发点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城乡差别、乡村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乡村振兴蕴含巨大的发展空间为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创业创造了很多机会。比如,参与乡村旅游推广与营销、农产品营销与电商推广、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乡村教育与青少年培养、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返乡创业青年参与这些乡村发展项目需要与乡村社会组织互动,而乡村社会组织包含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乡村社会群体^①。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个体的赋权程度与其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认同感密切相关。在小群体自组织中,个体可以通过参与决策、发表意见、共享资源等方式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控制,从而提高其在小群体内的赋权程度。当小群体与社会组织互动时,个体可以将其在小群体中获得的赋权经验和资源带入社会组织中,通过参与决策、影响政策制定等方式扩大其在大群体中的赋权范围^[29]。可以说,与乡村社会组织互动实现了返乡创业青年在更大群体范围内的赋权。“参与乡村发展

① 乡村社会组织包含乡村社会中由自愿结成的社团、协会、基金会、志愿服务组织、合作社、村民自治组织等一系列团体组成的社会力量,它们涵盖农业、农村经济、农村文化、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

项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方向和价值追求。我对乡村振兴充满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乡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我们团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调查研究,提出很多创新性想法,并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和认可。”(访谈记录:20220716)

(3)制度赋权:搭建支持网络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所谓的“制度”并不完全指成文的政策文本,制度包括成文规定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乃至习惯、信念等^[30]。制度赋权是通过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使个体能够获得权力和资源,并参与决策和影响社会事务的一种方式。它强调权力的公平分配、参与机会的扩大、规则的约束和透明度。通过制度赋权可以实现社会赋权的公正和有效性,为返乡创业青年搭建一个正式的支持网络,从而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首先,制度保障返乡创业青年的权益。通过建立有关返乡创业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为返乡创业提供法律保障和权益保护。这些制度可以包括土地使用权、金融支持、税收政策、创业培训等方面的规定,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公平的创业环境和资源支持。其次,制度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度赋权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监管机制,确保返乡创业青年在市场竞争中公正地参与并获得机会。最后,制度提供创新支持和资源整合。制度赋权通过创新政策和创业支持机制,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创新资源和支持。例如,设立创新基金、科技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器等制度安排,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创新资金、场地和导师支持,帮助他们实现创业梦想。2020年5月,WT走进凤翔商务局牵头设立的电子商务产业园,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办公场地、直播间,同时还享受水电费减免的政策优惠。“政府也比较重视电商这方面,还给咱建电商园,这些都减轻了我们不小压力。还有郭校长在电商方面也给我指导很多,对我支持挺大的。在政策扶持与农广校的支持下和自身努力,我成为四级联动‘126’模式乡村振兴人才中的一员——农村电商领跑者”。(访谈记录:20220725)

四、返乡创业青年乡村振兴主体角色协商

对返乡创业青年能否成为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判断,要基于对其主体的实现、主体的带动作用、主体角色感受三个方面考虑:其一,返乡创业青年在短视频创业中,通过整体赋权获得了权力和效能,达成返乡创业的目标;其二,在返乡创业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其创业模式客观地加速了人力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激活了农民主体能动性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性,因而体现出其主体的带动作用;其三,与留居农民群体的乡村振兴主体角色感受不明显^[31-32]不同,返乡创业青年这些曾经经受市场经济洗礼的昔日农民,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主角,是带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是现代化新型农民的生力军。由此,本文倾向返乡创业青年能成为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观点,其可能的主体带动作用如下:

(1)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乡村经济的繁荣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调研发现,乡村短视频创业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主要是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利用短视频的宣传优势,在做精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业、推进文旅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注入新的活力。在“土特产”的推广和销售方面,麦香农场主播利用短视频平台展示“土特产”的生产过程、特点和用途,通过讲述土故事,吸引粉丝的注意力,从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达到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的目的。“我只是拍一些我们当地的特产,比如柿子、苹果、大枣的生长过程以及果农的忙碌样子,还有果子成熟时沉甸甸的景象。当然,我还会介绍一些相关的土知识,比如柿子和螃蟹不能同食、吃完柿子不能喝酒等。再比如陕西苹果产区土壤为垆土。土层深厚,黄土覆盖80~200米,而且质地疏松、透气蓄水保肥能力强,富含钾、镁、钙、锌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有利于苹果根系的生长和保持好的风味。录制的越来越多,慢慢地粉丝也越来越多。开始是卖这家的柿子,那家的苹果,后来大家伙一起做,就有了拼盘的订单。”(访谈记录:20220721)随着粉丝数量增多、需求多样化,麦香农场主播逐渐尝试联合村民、扩大规模,将乡里的农产品整合,形成规模化的订单销售,由此带动周边一带的村民参与短视频创业。此外,短视频创业的带动作用还体现在主播通过短视频分享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帮助建立地方特色品牌形象,增

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等。

(2)提升村民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也是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经过近几年垃圾分类回收、蓝天保卫战等工作的开展,村民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受传统文化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村民的生活大多比较随意,环保意识、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房前屋后乱堆乱放、闲置老旧房屋无人清理,生活污水乱排、垃圾乱丢、农药乱用等现象还时有发生。短视频创业通过其广泛的传播渠道和创意性的内容呈现,实地演示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意义,教育村民正确的垃圾分类知识,培养垃圾分类习惯,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此外,游走在路上主播通过展示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方式,唤起村民对自然环境的关爱。振兴研究院主播提倡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减少农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3)积极参与和引领乡村智慧治理。智慧治理已经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有效手段。返乡创业青年借助技术赋权,创新注意力资源,突出乡村治理共同关注点,发挥内生性主体和外生性主体的双重优势,强化与多元乡村治理主体的互动交往,厚积情感能量,获取多元治理主体的信任,进而打造线上线下互动,实现参与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一是创新注意力资源,突出乡村治理共同关注点。返乡创业青年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放大效应,将乡村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以短视频的形式公之于众,破除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促进多主体的合作共治。二是引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理念。返乡创业青年的双重主体优势便于建立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支持,使他们更加容易进入农业生产活动、参与政治集会与政治会议。并在这种互动交往中,将从城市接受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引入传统的乡村社会,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4)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生活的底色,包括乡村物质文化、乡村精神文化和乡村制度文化。乡村物质文化凝聚着一方乡土上人们的文化追求,比如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民族服饰等。乡村精神文化是村民的心灵依托,比如民风民俗、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乡村制度文化聚合了乡村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精神秩序,包括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表现为或存在于特定的乡村生活场景、生产场景、文化场景,传承与创新不仅有助于保持乡村的文化特色,更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动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三娃在农村主播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的视觉化记录,展现乡村中的伦理亲情、邻里关系、家长里短、婚丧嫁娶、耕田插秧、喂马劈柴的生活面貌与生活状态。从喂养牲畜到打坐闲聊,碎片化的生活瞬间塑造了自足的平凡形象以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美好图景。

五、结 语

近些年,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了转变,多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给乡村振兴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更加严重,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更加严峻;另一方面,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民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弱质化等问题逐步显现^[33]。破解乡村振兴难题,从长远看需要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根基,当前需要着重解决发展动能不足、新旧经营主体转化不畅的问题,也就是乡村建设主体力量的问题。

本文结合赋权理论和整体治理理论,构建一个整体性赋权的理论框架,以此分析返乡创业青年的赋权过程,试图回答返乡创业青年能否成为乡村振兴主体的问题。与传统赋权理论将权力视为一种固定的、集中的实体,被某个特定的个人、机构或体系所掌握和赋予不同,本文构建的整体性赋权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更加复杂和多维的现象,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维度上形成和发展的。它强调权力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机制被激发、培育和建构,可以来自于个人的技能、知识和能

力,也可以来自于社会地位、资源和网络的积累。在整体性赋权的理论框架中,赋权遵循从个人、组织再到制度的赋权策略,且三者是相互依存而非割裂,不同赋权策略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共同作用于返乡创业青年的赋权实践。本文从整体赋权的框架理解青年返乡创业的多层次赋权,能够从理论上突破单一赋权的解释局限,进而有助于引导返乡青年将个体发展与乡村社会发展有效联结起来,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熊易寒.城乡融合、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J].人民论坛,2022(5):32-35.
- [2]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2023-02-13)[2023-12-18].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
- [3]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22-01-29)[2023-12-15].https://nrra.gov.cn/art/2022/1/29/art_46_193771.html.
- [4] 常钦.挖掘产业优势 推进乡村振兴[N].人民日报,2023-03-27(8).
- [5] 张艳斌.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及主体性建构:基于个体化的视角[J].兰州学刊,2022(8):125-134.
- [6] 何慧丽,苏志豪.返乡青年何以返乡?——基于主体性视角的考察[J].贵州社会科学,2019(10):72-78.
- [7] 董怡琳.“被围困”:返乡青年的创业困境及其原因[J].当代青年研究,2022(3):13-19.
- [8] 叶敬忠,刘娟.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9] SOLOMON B.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 [10] ADAMS R.Social work and empowerment[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 [11] BARKER,ROBERT L.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M].4th ed.Washington D C:NASW Press,1999.
- [12] 胡象明,唐波勇.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9(1):11-15.
- [13] 何颖,李思然.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评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4(11):66-72.
- [14] 高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民分化及其引申含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0(5):149-158.
- [15] 王春光.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社会发展研究,2018(1):31-40.
- [16] 隋筱童.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主体”内涵重构[J].山东社会科学,2019(8):97-102.
- [17] 毛安然.赋权与认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价值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路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60-69.
- [18] 许伟.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探研[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6):146-153.
- [19] 王维,向德平.从“嵌入”到“融入”: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机制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41-50.
- [20] 林龙飞.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10):62-68.
- [21] 张宇伯,王丹.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意涵、着力点与实践路径[J].学术探索,2023(5):8-14.
- [22] 王玉玮,黄世威.媒介化回嵌:季候性返乡青年的主体性重建——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鄂西北王村的民族志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18-126.
- [23] STRAUSS A, CORBIN J.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M].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4.
- [24] CORBIN J M, STRAUSS A L.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M].朱光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 [25] 贾金利.移动短视频的后现代文化特质[J].青年记者,2020(12):34-35.
- [26] ANDREAS H.Deep mediatization[M].London:Routledge,2020.
- [27]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8] 周孟杰,卢金婷,刘子璠.返乡创业短视频的传播语境与赋权机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5):147-155.
- [29] TAFEL H, TURNER J 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 group behavior[M]//WORCHEL S,AUSTIN W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1986.
- [30]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81.
- [31] 刘娟,王惠.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2):147-161.
- [32] 叶敬忠.乡村振兴要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J].农村工作通讯,2018(22):50.
- [33] 谢玲红.“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展望、结构预测和对策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21(3):28-39.

Short Video Empowerment of Returning Entrepreneurial Youth and Negotiation of the Subject Rol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QIU Lei

Abstract Taking 18 young short video entrepreneu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as example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ethod and a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explanatory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empowerment strategies and log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ubjects.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roles of subjec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subjec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youth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exhibits a multi-level and comprehensive nature, specifically including three strategies of individual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The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focuses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aiming to rebuild subject capabilities through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chieve self-help and mutual assistance to promote power sharing among group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and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empowerment pattern of the support network through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Following the logic of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young entrepreneu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can transform their identit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ons from individual subjects to collective subject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turning entrepreneurial youths; holistic empowerment; subject realization

(责任编辑:金会平)